

第一章 緒論

我們當下正在見證的不只是冷戰結束或另一段戰後時期到來，而是一段歷史的終結：人類意識型態革命的終結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主義成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與其普世性。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這段對人類歷史的大膽預測來自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位日裔美籍政治哲學家。觀察到資本主義與民主化在世界各地的擴散，並浸淫在美國於冷戰時期的勝利，他將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義視為人類意識型態的最終形式。而他所生長的國家：美國也成為這套普世價值的主要輸出者。根據他的說法，美國將因為這套具普世性質的意識型態而成為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霸權。透過這套價值，美國將引領世界走向下一個時代。

我們無從得知這位日裔美人如何看待他的母國（日本）的社會與價值，然而可以確信的是，他對美國——這個二戰結束後躍升國際舞台的霸權國家所擁有的意識型態與價值充滿信心。這樣的論述，或許也正是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所提出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概念。在奈伊的眼中，美國擁有吸引他國的另一種力量，而這種力量正是美國在後冷戰時期領導他國的重要依據(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透過兩位學者的眼睛，我們見到美國作為當代世界霸權與她強勢意識型態的現象。

本文正是對霸權與意識型態（或柔性權力）現象的研究，而作為整個研究的開端，本章將就筆者的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相關文獻與研究架構做出說明以作為後續章節的基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超級強權。有人將美國作為霸權的時代稱為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因為自二戰結束至今，國際體系僅經歷了冷戰與零星性的國際衝突。法蘭西斯福山更以專書於 1992 年為美國在冷戰的勝利做出歷史終結的預測。¹由此看來，美國似乎是吉爾平(Robert Gilpin)口中維持世界體系穩定的霸權。

然而事實證明，國際體系的並沒有因為美國霸權的存在而降低可能變動的條件：先是冷戰一觸即發的強權對抗，接著是核武擴散問題，再來又是中國的崛起。2003 年發生的九一一事件又給了「終結歷史」的美國一擊。作為當代霸權的美國是否抵擋得住這一波波的衝擊與挑戰？

歷史：霸權中心²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盤**的引言中以大國政治點出霸權作為他研究焦點的事實，這並不是偶然。古今中外以霸權或帝國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不少。中國歷史強調分合的辯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也必合」，然而史學家對中國盛世帝國的歌頌卻未能停歇。西方也有不少以霸權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吉朋(Edward Gibbon)、賽西羅(Marcus Cicero)乃至於甘迺迪(Paul Kennedy)都以西方霸權作為研究對象，這說明了霸權作為研究焦點的普遍性，也說明了霸權存在的事實。

美國：特殊霸權？

根據歷史法則，任何霸權都無可避免地走向衰退。時值今日，後冷戰時期的美國是否衰退成為學界熱烈討論的議題。作為超級強權(superpower)的美國所擁有的權力是歷史上其他霸權所無法比擬的。美國所傳遞的價值：自由民主、開放市場與人權也深刻而廣泛地影響世界。

根據吉爾平的論述，美國擁有的力量正是所謂「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的根據；而她所傳遞的價值，正是奈伊所強調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這個物質力量與價值兼具的霸權的確顯得特殊。然而當前的世界卻也似乎不同於歷史上任

¹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² 事實上這項標題已經說明筆者選擇霸權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強權爭霸與大國外交長期以來都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焦點，一方面受到時代的影響（國際關係研究是二十世紀的產物，而美國已經成為世界霸權），另一方面大國對國際體系的影響的確也較容易被察覺。

何一個時代：全球化、網際網路、核武擴散、文明衝突等新興議題出現，看來這些全新的挑戰不僅是美國，也是處於當代的各國必須關注的議題。

兩項挑戰：全球化與文明衝突

2001年發生的九一一事件似乎是杭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稱「文明衝突」的縮影。該事件展現出以下的現象：美國掌握有壓倒性的軍事、經濟與科技力量，卻無法提防恐怖份子對國家的穿透。面對恐怖主義，一個世界霸權也無法運用其既有的權力解決。另一方面，美國所傳遞的「普世價值」似乎不為所有國家或人民所接受，賓拉登所強調的「聖戰」概念，正是對美國價值的反撲。

全球化與文明衝突似乎是這個時代的兩項主軸。不論這兩項主軸是否是這個世紀的專利³，傳統權力概念都已經不敷使用，因為它已經無法用以解決在上述兩項主軸下，美國所遭遇的困境；美國所堅信的價值也受到不同種族、區域與時空的挑戰。

所以當務之急是，重新檢驗國際關係中的核心概念：權力。該權力觀念必須得以作為檢視本世紀國際關係的依據；另外，不同於傳統權力的其他權力，也必須重新被提出與討論。

理論：歷史法則

歷史是分析現勢最好的工具，因為透過對人類歷史的理解與反思將有助於尋求現狀問題的解答。筆者深信的是，歷史是由許多不同的時代所組成，即使時代所顯現的表象不同，其中仍然隱含許多共同的法則與規律。

透過對霸權歷史的檢驗，我們得以尋找出歷史運作的邏輯，而這就是理論的基礎；透過檢驗既存的理論，我們獲得觀察霸權歷史的眼鏡，並重新給予歷史一個新的定位框架。

筆者透過運用理論與歷史這兩種工具，期待能肩負起作為國際關係研究社群一員的責任。履行這個責任的具體作法是，以歷史與理論做為利器，為關乎人類福祉的戰爭問題提供建議與解決之道。

³ 事實上已經有人指出「全球化」現象並非首見於本世紀。歷史上已經出現數波全球化風潮，而地理大發現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文明衝突的課題事實上也早就存在，東西文化的互動往來就可以是觸發文明衝突的因素。比較值得關切的現象是，歷史上一波波的全球化似乎有加劇的趨勢(而這與科技發達程度相關)；文明衝突似乎受到全球化程度的影響而呈現影響幅度變大的趨勢。

第二節 問題意識

根據上述觀察，筆者產生三個疑問，這三項問題是：

- 一、奈伊所提出的「柔性權力」概念（其實也就是文化力量）與傳統（剛性）權力的特性與關係為何？
- 二、柔性權力是否必然存在於霸權？它與霸權的關係為何？
- 三、柔性權力是否如奈伊所言，對霸權越來越重要？又如何驗證？

美國在 2003 年展開對伊(拉克)戰爭，雖然獲得勝利，但許多學者對美國進行這場戰爭抱持負面的評價。說法一是布希政府在這場戰爭中的單邊主義使美國的柔性權力下降。⁴說法二則強調美國在伊拉克的民主政權重建過程所付出的重大代價，以及破壞中東區域平衡的做法，將會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剛性權力與霸權地位。⁵其實早在冷戰結束以來，就早已出現美國衰退與否的爭議，然而這些爭議多停留在剛性權力面向上。奈伊提出柔性權力的概念，目的就在減緩美國衰退的速度或可能性。⁶然而從國際現勢回到冷戰，再從美國霸權興起的歷史向前追溯，我們不難發現：看似新穎的柔性權力其實並非美國時代的專利，而回顧歷史上的其他霸權，或許有助於我們尋找柔性權力(或文化力量)與剛性權力的關係。

總而言之，本研究可用以下一句話說明：**以歷史中的霸權案例重新檢視「兩種權力的關係」以及「柔性權力對霸權崛起的意義」**。筆者期待在以下章節，透過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探討以及歷史案例的分析，逐步找到上述問題的解答。

⁴ Joseph S Nye, Jr., "In Fighting Terrorism, Bush Has Forgotten to Use Soft Power," *Daily Star* (Beirut), October 25, 2005.

⁵ John J. Mearsheimer, "Hans Morgenthau and the Iraq War: Realism versus Neo-Conservatism," http://www.opendemocracy.net/democracy-americanpower/morgenthau_2522.jsp, May 19, 2005.

⁶ 這一點可從柔性權力概念提出的時間點看出：奈伊首次提到柔性權力的時間為 1990 年，正值日本崛起與美國競爭時期；另外，奈伊以柔性權力為概念中心的書籍皆在強調柔性權力對領導霸權的重要性：因為美國勢必領導(bound to lead)；而柔性權力更是美國繼續維持領導地位的重要工具(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請參考：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 Basic Books, 1990).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 Public Affairs, 2004).

第三節 定義與文獻

本節的目的有二：一是界定本論文重要的詞彙意涵；二是設定由前一節問題意識所帶出的文獻範圍，並簡要敘述這些文獻。

1. 定義：強權或霸權？

本文以「霸權」為研究焦點，然而它與另一個相似的詞彙強權(great power)卻往往難以區分與定義。保羅甘乃迪的著作分析自 1500 年起世界的強權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卻並未定義何謂強權，其中譯本更被定名為「霸權興衰史」⁷；華爾滋(Kenneth Waltz)甚至認為強權或霸權的概念是經驗性的可以一般常識來回答(an empirical one, and common sense can answer it.)⁸，足見兩者的定義與區分不易。

然而一些嘗試性的定義仍然可作為參考的依據。提出霸權穩定論的吉爾平對霸權 (hegemony) 一詞的定義是：「單一的強國控制或宰制體系中其他較弱的國家。」⁹而以「強權」為研究中心的米夏摩(John Mearsheimer)則認為霸權是「一國強大到足以宰制所有體系內的其他國家。」¹⁰

我們可以發現兩位學者對霸權的定義都強調國力的極大化、宰制以及它與體系的關係。然而兩者不同之處在於，米夏摩雖提出「霸權」的定義，他卻強調受限於權力來源的「投射能力」，根本不可能有所謂「世界霸權」存在，也因此美國只是他所認知的強權(great powers)，而範圍僅限於區域。

所以霸權與強權的定義在這些學者的定義下仍渾沌不明。米夏摩強調不可能有霸權的存在，而吉爾平確認為歷史上曾出現英美兩個霸權，並建立所謂的「霸權體系」，但後者卻無法清楚說明霸權與強權的差異性。

或許如華爾滋所言，霸權往往透過歷史經驗就可獲得驗證，例如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與今日的美國作為霸權的事實不證自明。然而霸權與強權的定義或許透過可透過兩項概念作為輔助：一是體系，二是由該霸權所造成的秩序。¹¹結合上面各項概念，霸權可以被定義為：

⁷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保羅甘乃迪原著，張春柏等譯，**霸權興衰史**（台北市：五南出版社，1995）。

⁸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131.

⁹ Robert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9.

¹⁰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40.

¹¹感謝台大政治系明居正教授的意見提供。他提到「極」與「體系」的概念是用以分析國際關係與大國政治最具操作性的工具，也使筆者在定義霸權時加入這兩種概念。

某一體系中（可能是區域也可能是全球，隨時代不同而有不同範疇）權力最大的那一個強權，而這個國家在該體系中扮演體系維持者的角色。¹²

定義霸權的三項核心概念：權力極大化、國際體系與由霸權維持的秩序有助於區隔霸權與強權的差異。

霸權與強權不同，因為霸權必然是強權，而強權則不一定是霸權。兩者的差異在其國際體系中所處位置以及它是否扮演維繫國際秩序的角色。

因此根據筆者的定義，近代國家體系形成後唯有拿破崙時代的法國（短暫維繫歐洲和平）、十九世紀的英國與二十世紀美國曾經扮演霸權角色。受限於語言，筆者因而選定英美兩國作為本論文討論的焦點。其他國家如德國、西班牙或俄國，在筆者的定義中則屬於強權的範疇，不列入本文作為霸權的討論。

2. 文獻範疇：霸權與權力

本論文探討的是歷史中的霸權現象，並強調霸權的權力內涵，因此筆者將本論文所探討的文獻設定在國際關係中的霸權與權力理論中。以下分別介紹。

霸權理論

筆者將霸權理論討論霸權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三支，分別為：**權力轉移理論**、**霸權穩定論**以及**長週期理論**。

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轉移理論是由歐干斯吉(A. F. K. Organski)提出。該理論首見於他 1958 年出版的著作 *World Politics* 當中。所謂權力轉移就是霸權相互競爭中的霸權地位轉移，霸權代表秩序，所以在霸權轉移的過程中，將會爆發國際戰爭。他以大英帝國為例，說明一個由霸權領導的國際階層體系將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因為一方面霸權會盡力維持體系的穩定，另一方面體系內其他國家也因為霸權形塑出權力的階層性而找出互動的準則。

¹² 在這個定義中出現一個問題：霸權是否就建構了一個單極的體系？在我的定義中這兩者並不存在必然的關係。「極」是國際體系當中的結構，是既存的大環境，這種大環境並非由單元（也就是國家）所塑造。也因此筆者所指涉的極和體系，較接近 Kenneth Waltz 而非 Morton Kaplan 的概念。

然而一個國家如何成爲霸權呢？歐干斯吉指出霸權在於相對國力的對比，以英國而言，工業化正是英國取得國力對比優勢的關鍵。¹³

依歐干斯吉的論述，英國之所以掌握相對國力的優勢，關鍵在於工業革命，而隨著工業革命的逐步擴張，當體系內其他國家也取得類似的工業技術，則相對國力的差距就逐步縮小。一旦體系內的其他國家對霸權國家產生挑戰的意圖，則霸權戰爭就會爆發。¹⁴ 所以歐干斯吉主張霸權才是維持體系穩定的力量，當體系內國家的權力差距變小，或處於一種趨向平等的狀態，則國際體系將爆發戰爭。

霸權穩定論

首先提出霸權穩定一詞的是經濟學家金多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指出霸權是國際金融與經濟體系的重要維繫力量。由於自由貿易強調全球市場體系的開放，而霸權國家正好扮演維持該市場開放的力量，所以霸權對於國際體系（尤其是經濟）是必要的。¹⁵ 金多爾伯格更在其經濟史著作 *The World Depression* 進一步說明一戰後的經濟大蕭條，除了與戰後的整體經濟環境有關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霸權介入國際經濟體系的意願低落。¹⁶

吉爾平對上述命題霸權做出更爲清晰的闡述。他首先指出歷史上霸權爲國際體系維持穩地的例子，例如大英帝國下的和平 (Pax Britannica) 以及美國和平 (Pax Americana)。這些霸權國家依恃其權力提供一套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以維持國際體系穩定。然而這些霸權並非隨心所欲地作爲，他們也必須遵守這套由自己所建立的國際規則，因爲除了依恃其三種權力（軍事、經濟與科技）之外，大國也必須享有威望 (prestige)。¹⁷ 所謂威望是一種他國認定的標準，使該霸權國家具有維持體系穩定的合法性。¹⁸

爲了驗證霸權的確是維持體系穩定的角色，吉爾平進一步引伸公共財與搭便車的論述，說明霸權所提供的國際建制是一種公共財，而霸權之所以提供公共財的原因在於該公共財的提供有助於國際體系的維持，而這對該霸權國家有益。¹⁹

¹³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¹⁴ 歐干斯吉在後續的研究中，進一步以統計性數據證明霸權衰退與戰爭爆發之間的關聯性，可參考：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¹⁵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2 (June, 1981), 242-254.

¹⁶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1).

¹⁷ Robert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30-31. 此處 Gilpin 提出「威望」概念的構想是來自於 E. H. Carr。他在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提出此概念的旨在說明「威望」是國家權力的表現。可參見：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51).

¹⁸ Robert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30-31.

¹⁹ Ibid, 34.

被提供公共財的小國也將成為搭便車者，對於小國而言更將有利。²⁰

上述解釋提供霸權與體系穩定之間的誘因，進而使霸權加上超越經驗性概念而走向規範性。²¹雖然霸權穩定論從經濟面出發（強調霸權對國際經濟建制的維繫角色），但吉爾平整合軍事、經濟、科技三種力量作為霸權的根據觀點，並提出「威望」的概念，使霸權的概念更具全面性。

事實上，吉爾平的分析面向深受摩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影響。²²對吉爾平與摩達斯基而言，霸權的興衰過程是解釋國際體系變動的核心議題，當然他們並不否認經濟力量的作用，但經濟力量並不是決定性的影響因素。²³

長週期理論

長週期論的發展背景與國際關係科學化有密切關係，這些學者透過經濟學的模式與統計性資料找出戰爭爆發的規律，並有大歷史(macro history)的傾向。主要的學者包括：摩達斯基(George Modelski)以及高德斯坦(Joshua S. Goldstein)。

摩達斯基：霸權帶來和平

摩達斯基企圖解釋 1494 年之後的國際衝突與戰爭發生原因。他的研究認為有五個長波段主導著世界政治的格局變遷，每個波段都有一個領導強權(leading power)左右著國際政治的互動主軸與行為模式²⁴，而每個波段大約會維繫一百年左右，這些波段分別是：

一四九四到一五八〇年，葡萄牙是當時的領導強權。

一五八〇到一六八八年，荷蘭是當時的領導強權。

一六八八到一七九二年，英國是當時的領導強權。

一九一四到一九七三年、以及直到二十世紀末，美國是領導強權。²⁵

²⁰ 吉爾平的公共財論述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雖然支持國際建制的學者以搭便車理論說明小國的確在國際建制中受到較多的利益，但並不一定支持霸權作為國際建制提供者的角色。相關討論可參考：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 No.4 (Autumn, 1985). Stephen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April, 1976).

²¹ 該規範性的特質被視為霸權穩定論在方法論上的瑕疵。可參見：Isabelle Grunberg, "Exploring the "Myth"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4 (Autumn, 1990).以及 Duncan,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²² Robert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56-169.

²³ 摩達斯基的理論早於吉爾平，但此處為了分類的方便，將摩達斯基的理論至於後段討論。

²⁴ 雖然摩達斯基以「領導強權」稱之，然而他所指涉的正是本研究定義下的霸權，因此雖以「領導強權」稱之，但仍被列入霸權研究的範圍中。

²⁵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39.

在他的理論中，每段長波都將經歷四個發展階段，按照順序是全球戰爭(global war)、世界強權的興起(the emergence of power)、強權的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 of power)、權力的分散(deconcentration of power)。

摩達斯基相信世界上的主要強權即使不具備最強的陸軍力量，也一定是佔有支配性地位的海權國家(naval power)。同時摩達斯基的論述邏輯也在科技發展上多所著墨。他認為世界主要強權之所以能在一個波段中發揮領導的力量，關鍵因素就是在那個時期領導國家佔有獨特的科技地位。譬如葡萄牙在將近一百年的優勢地位憑藉的就是航海技術與造船技術的領先位置，繼之而起的荷蘭、英國與美國都是在科技研發與創新上佔有領先群雄的地位。

摩達斯基並不認為一個領導強權指涉的就是一個單一的國家或政體。他指出領導強權當然是單一也是需要的，但領導強權只要能保持一個團結與開放的社會型態、具有領先的經濟地位、並且有完善的軍事組織可以投射武力至世界各地、並且具有號召各國、組織各國的領導力量就可以符合領導強權的要求。譬如他舉出葡萄牙與荷蘭在他們領導歐洲的年代都不具有足夠的陸軍力量，但都有符合上述標準的強權領導屬性。

高德斯坦：添加經濟因素

高德斯坦的研究分析了許多相對新鮮的史料，並且重新組織與調查了許多既有的戰爭數據，其實他對於長波理論的研究同時有至少三篇論文與一本專書所組成。

首先，他將戰爭與長時期的經濟高成長或下降趨勢加以對比，整理出自一六四八年至一九九〇年代的三次長波段循環，甚至他還預測了至二〇三〇年的戰爭循環波段與經濟的關係。²⁶比較特出部分還包括高德斯坦早先將三個長波段再予以細分為一四九五至一九九〇年代的十個小型波段。²⁷其次，他認為他所掌握的數據可以有力的支持經濟興衰與戰爭爆發之間關係，尤其他指出強權戰爭的爆發時間點，至少在每個強權間都有經濟大幅成長的現象。²⁸

高德斯坦的分析一方面說明了在上述霸權戰爭中，戰爭爆發的原因、霸權的領導性質與物價上升有很強的連結，另一方面，他也認為主要霸權戰爭發生的時

²⁶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1988).

²⁷ Joshua S. Goldstein, "Long Waves in War, Production, Prices and Wag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1, No. 4, (December, 1987).

²⁸ Joshua S. Goldstein, "The Possibility of Cyc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4, (December, 1991).

間點多半伴隨著大幅度的經濟通貨膨脹。²⁹

事實上，兩個學者間最大的不同在於，摩達斯基的理論並不具有經濟決定論的觀點，而高德斯坦則強調經濟波段與霸權戰爭的關係。對摩達斯基而言，欲理解世界強權體系的變遷必須分析霸權間的興衰，而高德斯坦則加上從經濟波段觀察，算是對霸權戰爭爆發的補充。

2.2 權力理論

霸權依賴權力，而權力理論解釋權力。目前國際關係學者對權力的分析分為兩個面向：剛性權力與柔性權力。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探求霸權國權力興衰與體系維持的關聯性，所以在剛性權力的部分，筆者僅針對傳統現實主義中的權力概念（尤其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理論)進行檢閱。³⁰華爾滋(Kenneth Waltz)強調「體系與結構」的現實主義觀點也不在剛性權力面向的探討範圍內。³¹

摩根索的權力理論

摩根索在其著作：*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提出他對權力的定義與看法。他指出：「權力是一種對他人行為以及思想產生控制與影響的能力。這種權力放置於國際關係中來觀察，則是指一國對其他國家進行控制與影響他國外交政策的能力。由於國際政治離不開權力關係，所以權力最大化成為國家追求的目標。」另外，由於國家是個人行為體的擴大，而個人的生

²⁹ Joshua S. Goldstein, "Kondratieff Waves as War Cyc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9, No. 4, (December, 1985).

³⁰ 除了 Morgenthau 的經典作品，其實還有許多學者也對權力進行分析與定義。筆者在此將之區分為兩大類；一為質化的權力分析，二為量化的權力分析。前者指出權力包含哪些面向，Morgenthau 與 Gilpin 都是屬於這一類；後者則受到科學主義的影響，對權力採取指標性的測量。例如 Inis L. Claude 就是屬於這一類。本文採取的是前者，其他學者的理論則不再贅述。關於量化的權力分析，可參見：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 Random House, 1962).

³¹ 對於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或稱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與傳統現實主義的區分首次出現於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所編的論文集：*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該書的前半部即為 Kenneth Waltz 著作：*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的部分章節，後半部則收錄了眾多學者對該理論的批評。Waltz 的理論與傳統現實主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結構(體系)才是對體系內行為者(國家)行為影響的重大因素，該論述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者視國家對利益的追求才是影響國家行為的關鍵性因素。兩者基本上對於國家自保、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具有共識，除上述之外，其他不同之處也包含：對於「國家利益」與「權力追求」的重視程度不同、方法論有所不同(前者從歷史學、哲學途徑出發，後者則從經濟學途徑出發)。由於結構現實主義對國家權力的論述不如傳統現實主義者詳細，本文對於結構現實主義就不進行進一步的探討。關於上述的論戰，可參考：Robert 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命中則不停地追求個人對他人控制的增加，摩根索因此推斷出國家正如個人，目的在追求其權力的極大化。³²

在定義與說明國家對權力追求的目標與權力的定義後，摩根索更進一步提出「權力與影響力、權力與武力、可用的與不可用的權力，以及合法的與不合法的權力」四組區分。³³權力不同於影響力，因為影響力並不具有強制性，而有可能只能採取勸說的方式。權力不同於武力，因為武力只具身體上的強迫性。權力的可用與否則與核武的發展有關，在摩根索的定義中，核武是不能作為使用的一種權力。最後是權力有合法與不合法的區分，前者透過道德與國際規範賦予正當性，後者只是赤裸裸的權力，在國際關係中是不具正當性的。³⁴

摩根索進一步說明了權力的要素。其中包括了自然資源、工業能力、軍事力量、國家道德以及外交人員與政府的品質。³⁵其中，「國家道德」對國家而言是權力要素的原因在於，它是一國形塑外交政策時的重要考量，而一國外交政策也將因為符合道德而顯得具有其正當性與效力。³⁶

摩根索對權力的分析乃至於對國際關係的看法成為傳統現實主義的核心。除了對權力的全面性論述外，他對國際關係理論的一項貢獻在於他提出「國家為何追求權力」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根源於他認為個人本來就有對他人進行控制的慾望，而國家是個人的極大化，因此在他的定義中，國家追求權力並非根源於「無政府狀態」。³⁷這種假設也引發其他學者對「權力是一種目標還是一種資源？」的討論。³⁸總而言之，摩根索對權力的研究與定義至今仍是我們論及權力時，不得不談及的部分。

奈伊強調柔性權力

柔性權力的概念是由奈伊於其期刊論文「本質正在改變的世界權力」(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所提出(時值 1990 年)。同年度，他又再度發表

³²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1-25.

³³ *Ibid.*, 31-32.

³⁴ *Ibid.*, 33-34.

³⁵ *Ibid.*, 127-168.

³⁶ *Ibid.*, 153.

³⁷ 在摩根索之前的學者通常對國家追求權力的原因解釋為國家如同個人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個人為求自保，不得不採取權力的追求。卡爾(E. H. Carr)就是採取此種途徑。可參考：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51).

³⁸ 倘若權力真如 Morgenthau 所言根植於國家對他國的控制慾望，那麼權力就成了一國追求的「目標」而非達成外交目標的「工具」。可參考：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ch.1，而這也是他最飽受批評的部分。關於對他的批評，可參考：Harold Sprout, "Review: In Defense of Diplomacy," *World Politics*, Vol. 1, No. 3 (Apr., 1949).

另一篇名為「柔性權力」(Soft power)的論文，為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增添新的概念。至 2004 年，他又出版了名為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的專書，將柔性權力的概念做進一步系統性的闡述。³⁹

柔性權力是指「使他人（或他國）要你所要的力量」，相對於傳統的權力是「使他人（或他國）做你要他做的力量」。柔性權力不像傳統權力是一種強制性的力量，相反地，它是一種吸引的、使他國與本國合作的力量。⁴⁰為了突顯柔性權力與傳統權力的不同，奈伊進一步說明柔性權力「不只是影響力，因為影響力也可能存在於剛性權力當中」；柔性權力也「不只是一種勸說 (persuasion)，雖然很多時候這也是一種力量」。⁴¹

柔性權力的來源有三：一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與外交政策（或制度）。文化進一步可區分為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若一國有偏狹的文化態度，將減損其柔性權力。政治價值則是一國政策制訂過程中的思想與價值，而外交政策則是該思想下所形塑的具體政策。⁴²

奈伊提出柔性權力的背景為後冷戰時期。他認為，冷戰時期美蘇對抗中的權力是依賴軍事、經濟等面向，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文化、資訊的力量卻越來越重要，而這些力量一方面是作為柔性權力的來源，另一方面這種力量又必須是國家之間的合作才能形成的。所以，柔性權力的概念一方面重要性日增，另一方面也強調其合作性。更重要的是，在資訊的時代，美國應該透過這種合作的力量，才得以保持美國作為世界霸權的地位。⁴³

奈伊提出柔性權力的概念一方面是對權力理論的一種「分類」，另一方面更是對傳統權力理論的一種補充，因為在奈伊的柔性權力概念問世以後，權力往往被區分為剛性與柔性兩類，而奈伊強調文化與價值等力量更提供我們分析一國權力的另類標準。

³⁹ 奈伊的柔性權力概念多次出現在他的著作中，可參考以下期刊論文、新聞評論與專書。新聞評論包括：Joseph S. Nye Jr., "Hard Power and Soft Power", *The Boston Globe*, August 6, 1999。期刊包括：Joseph S. Nye Jr.,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Winter 2002/2003；"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9；"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4 (Summer, 1990).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4；"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No. 4, 1990. Joseph S. Nye Jr. and Owens, William A.,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6. 專書方面可參見：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⁴⁰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Press, 2004), 5.

⁴¹ *Ibid*, 6.

⁴² *Ibid*, 11-14.

⁴³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第四節 途徑與架構

本節目的在釐清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與途徑，並進一步提出本文的整體架構作為本文的總覽。以下筆者先說明本研究的基本假設，其次說明研究途徑，最後則提供整體架構。

1. 假設

本研究的基本假設(hypothesis)⁴⁴為：

柔性權力是霸權崛起過程中必然增加的一種權力，然而隨著全球化、資訊與文明接觸的機會增加，柔性權力對霸權的崛起變得越來越重要。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霸權，尤其關注霸權的崛起現象。首先，這些做為案例的霸權必須經歷過成功的崛起經驗；其次，這些案例都必須在一段時期中主宰過國際體系。英國、美國都符合上述標準。

其次針對「崛起」這個概念。所謂崛起是指一個國家在一段時間中相對於其他國家有明顯權力增加的趨勢，所以對權力的衡量是一國崛起與否的指標。目前的研究都針對剛性權力而做，針對柔性權力與霸權崛起關係進行的研究是不存在的。因此本研究提出上述假設，一方面找出柔性權力與剛性權力的關係，另一方面也驗證柔性權力對霸權崛起的作用何在。

2. 途徑

本文的研究途徑由以下幾個面向組成：(一) 權力途徑的界定 (二) 以兩種權力檢驗英國的崛起歷史⁴⁵ (三) 檢證美國的崛起歷史 (四) 比較並預測中國的未來。

⁴⁴ 筆者的基本假設從以下概念獲得：吉爾平所論述的三種權力來源（軍事、經濟與科技），並以此作為硬性權力的面向；另一方面，奈伊所提的柔性權力概念以及三種柔性權力來源也是基礎。其他的概念有些來自淡江大學林中斌教授「經濟、文化力量走得慢；軍事力量走得快」；有些來自張京育教授「中國道家兩元相生」的概念。

⁴⁵ 就案例而言，本文首先選定英國作為檢驗對象。選定英國作為檢驗案例的原因有三。首先，英國是距今最近的歷史霸權，透過檢視已發生的歷史，將對我們分析國際體系產生具體而直接的效果；其次，英國與美國在國家類型、經濟型態與文化上具有相似性，在對比上較不易產生問題。最後一項考量則是史料的豐富性。

權力途徑

本文鎖定傳統現實主義者以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強調國家利益並進而探討的權力定義。華爾滋提出結構現實主義，加入了體系與結構的區分，原來針對個別國家權力的測量模式轉變成爲對體系中各國權力分佈與結構進行分析的模式。由於「體系」的轉變與否，以及體系結構對個體國家行爲的影響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內，本研究因而採取傳統現實主義對權力檢測的途徑，尤其是，筆者所採取的是該學派中的權力質化分析。該方法爲：一方面強調在特定時間點，結構中主要單元（行爲者）的相對權力關係；另一方面，在檢證的依據上則僅以「該霸權國家所掌握的各项權力與資源」作為評比的面向。

如何檢證？

掌握對權力的檢證前提後，我們將面臨「檢證該霸權國家所掌握權力的範圍」問題。在前述文獻檢閱中，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們對於權力所涵蓋的範圍有著不同的定義，甚至還有學者進一步將權力資源區分爲有形與無形⁴⁶、主觀與客觀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學者們對權力的定義範圍有所不同，卻都無法將軍事、經濟與科技這三者排除在外，本文將前述三項來源涵括於本文的分析面向中⁴⁷，另外再加上奈伊所論及的三項柔性權力來源：文化、價值與政策（制度）。

本研究將柔性權力視爲一種客觀存在的力量，而非僅是他國對霸權主觀性的，所擁有權力的認知。根據奈伊的定義，柔性權力可以是一種文化、一種價值或一種制度（也可解釋爲對國際事務議程的掌握）。⁴⁸加上前述三項力量（軍事、科技與經濟）這些權力的來源將以下列方式檢証：

- (1) 文化：使用的語言、信仰等。
- (2) 價值：哲學思想，或由該思想帶動的具體政策。
- (3) 制度：對既存國際秩序的維護與參與、國際建制等。
- (4) 軍事：軍隊的大小、軍事支出占總體國家收入比例等。
- (5) 經濟：貿易能力、國家財政能力等。

⁴⁶ 將權力進行有形與無形的區分者是摩根索。他所指出的權力要素共有九項，並進一步區分爲有形與無形兩類，可參見：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 117-155.

⁴⁷ 事實上也是吉爾平在霸權穩定論中所採用的方式。請參考：Robert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pp. 30-31. 筆者捨棄許多傳統衡量權力的面向，例如人口、資源、疆域等。這些面向在 Ray S. Cline 的權力公式中被視爲客觀條件中的總體能力(capability)一項。筆者捨棄的原因在於，相較於權力的加總，筆者更關注「權力的投射能力」問題。關於 Ray S. Cline 的權力公式，請見：Ray S. Cline,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⁴⁸ Nye, *Soft Power*, 11.

(6) 科技：在該時空條件下的高科技產業輸出能力。⁴⁹

這六項權力來源將會被重新歸類，筆者將於第二章第三節進一步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文所觀察的案例跨越較長的時間，而這可能引發下列兩項困難：一是權力標準的一致性問題。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各項權力來源的定義都將改變。不過，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霸權崛起時所掌握權力的上升趨勢，所以這時僅需要在不同時間點下，以體系內其他主要競爭國家作為該時間點下的比較分析指標。這也就是說，即使該霸權在不同時間點面臨不同的比較標準，只要每一個時間點的分析標準具有一致性(與同時間點其他主要競爭者比較標準一致)時，即可掌握該案例的崛起現象。

第二項問題是「時間點如何切割」。若逐年對霸權所掌握權力進行分析與比較，將產生大量瑣碎性的資料，並難以找出霸權力量趨勢的顯著性變化。所以，本研究將透過既存的歷史資料作為輔助，找出霸權崛起的重要時間點。

檢證英國崛起

界定上述權力途徑後，筆者接下來按權力途徑的內涵，對英國霸權的歷史進行檢驗。本研究將特別重視霸權崛起這個面向。⁵⁰待檢驗英國的剛性權力以後，筆者將進一步以柔性權力檢驗英國，期待對英國崛起的歷史梳理出更清晰的脈絡，而這個面向也是目前研究所缺乏的。⁵¹本文嘗試檢視霸權歷史中是否存在柔性權力的現象，以探求該理論是否得以一般化(*generalize*)。

⁴⁹ 由於何謂高科技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定義，所以必須參考歷史文件，對當時的科技發明進行分析。例如鋼鐵的煉製在大英帝國時代被視為高科技產業的一環，今日卻未被包含在高科技產業的範圍內；而今日的高科技指涉的是資訊、生化等工業，所以關於科技的範圍必須隨時間而有所變動。

⁵⁰ 英國霸權的衰退已是既定的事實，而目前也已存在許多強調英國衰退中，剛性權力喪失的研究。關於英國霸權的相關研究，可參考：Edward K. Spiezio, "British Hegemony and Major Power War, 1815-1939: An Empirical Test of Gilpin's Model of Hegemonic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 No.4 (June, 1990).該研究以賽局模型檢測英國霸權的存在是否真的代表國際體系的穩定。結果是兩者並不相關。Arthur A. Stein,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2 (Spring, 1984).該文從經濟面向檢視英國與美國霸權下的國際貿易體系。專書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為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89).

⁵¹ 柔性權力常為政策制訂者所引用，然而目前柔性權力的研究對象通常鎖定當代的美國，似乎不夠一般化。Nye 首次談及中國的柔性權力，是在 2005 年發表名為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一文中。這究竟象徵中國正走向霸權，還是 Nye 柔性權力理論的一般化？可參見：Nye, Jr., Joseph S.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December, 29, 2005。

檢證美國崛起

根據前述，檢驗完英國霸權的興衰史之後，本文在此將研究案例轉向現勢霸權：美國，並以同樣的兩種權力途徑檢驗美國的崛起歷史。

總而言之，筆者以兩種權力途徑對霸權興衰歷史進行檢驗，其目的除了重審剛性權力對霸權興衰的影響，也檢視柔性權力作為觀察脈絡的霸權歷史。倘若透過本研究能為兩種權力的關係找到具體的歷史案例作為驗證，這將能作為拓展既存的權力理論內涵的基礎。

比較並預測中國未來

筆者將以比較英美崛起歷史的框架觀察當代最受重視的議題：中國崛起。⁵² 中國現象在當代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熱點。這些討論有中國到底是不是美國霸權的挑戰者⁵³，或中國崛起是否在挑戰既有國際體系者⁵⁴；更有直接質疑中國崛起者。⁵⁵ 這些爭辯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中國崛起與否、中國是否會成為一個霸權的這些問題都還未能獲得解答。這解釋了將中國崛起的問題另置一章而非作為另一個案例處理；另一方面也顯示筆者對國際現勢與中國問題的關注。

3. 架構

本研究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即為本章），說明本論文的動機、架構與研究途徑。第二章則是本論文重要的兩組概念：霸權與權力的理論探討，一方面筆者將探究既有國際關係理論在這兩組概念上的不足，另一方面筆者將提出對這些理論的補充。這兩章可以被視為觀察英美兩國崛起現象的框架。

第三章開始則進入對英美霸權崛起歷史的討論。就英國而言，其崛起歷程主要從十六世紀英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至十九世紀初期拿破崙戰爭結束為止，但

⁵² 關懷中國崛起不僅源自於理論必須達到對未來預測的能力，重要的是，中西的差異、理論的普遍性、中西文化的差異與否一直為筆者所疑惑。中國特殊論與一般論的矛盾是筆者心中想解答的疑惑。

⁵³ 前者如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後者如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Blue Ridge Summit, PA: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⁵⁴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2 (Spring, 2003), 5-56.

⁵⁵ 章家敦(Gordon G. Chang)著，侯思嘉、嚴紀宇譯，**中國即將崩潰**（台北：雅言文化，民國九十二年）。

筆者主要將焦點放置於十八世紀。⁵⁶另一組案例：美國的崛起時間則從 1850 年內戰結束開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約一百年。其內容涵蓋兩國的崛起背景、國際結構與對兩種權力的探討，並附上小結作為本部分研究的初步結論。

第四章是對英美崛起歷史的案例比較。根據第三章的分析基礎，筆者將從先天條件、權力與時空條件探討兩個霸權的異同。採取此項作法的原因在於提供後面一章分析當前中國崛起現象一個具體的圖像與基礎。

第五章將以上述的比較研究作為基礎，將焦點拉回國際關係現勢。中國的「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說明中國作為崛起者的可能性，而面對這個當代的議題，本研究也試圖以同樣方式對中國的兩種權力進行初步的探討，並對中美關係的未來進行觀察。

第六章也就是本文的最後一章，除了做出最後結論，另一方面也將找出本研究之不足，並說明相關研究發展的可能。



⁵⁶ 英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格瑞福蘭海戰 (Battle of Gravelines) 的正確時間為 1588 年，傳統這是英國被視為潛在霸權的開始；但實際上英國有明顯國力增加的時間在十八世紀，故檢證的時間多放置於此。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論文受限於以下三點：

- 一、本文探討英美兩國的崛起歷史，約經歷兩百年。在這樣廣大的範疇並受限於能力與所學，筆者僅能盡力蒐集二手資料，無法從傳記、日記等第一手歷史檔案分析史實。
- 二、本論文將權力來源區分為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價值與政策（制度）等面向，然而在分析各項權力來源時，筆者僅列舉較為顯著的面向分析而無法窮盡六項權力來源的所有內容。
- 三、本文以英美霸權的崛起歷史作為借鏡觀察當代中國的崛起現象，因此英美的崛起現象被筆者視為給定的，因此在本文中不再加以論證；相對而言中國的崛起仍有爭議，因此分析時將以不同的方式處理：在英美歷史中採取靜態的討論，在中國案例中則採取動態的說明，亦即「英美的崛起是歷史事實，而中國的崛起現象仍在發展，具有動態概念」。

第五節 小結：以權力審視霸權歷史

作為全文的第一章，筆者在本章討論了本文的寫作動機、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架構與限制。在寫作動機上，筆者深受九一一事件中物質、理念兩者交互活動現象的影響；在問題上，筆者提出「美國是否特殊」、「霸權是否具有一般性」以及「柔性權力有何意義」等問題；在研究方法與架構上則強調觀察崛起時期權力分佈與趨勢的方法。

筆者作為國際關係研究社群的一員，期待透過本研究提供另一種不同的觀點來觀察我們所處的國際體系，或至少，本研究能提供不同於傳統強調剛性權力觀點的研究途徑詮釋國際關係與霸權現象。